



南风过境

七微·作品

她是一场经久不散的季风，席卷他心。

七微·作品

南风过境

她是一场经久不散的季候风，席卷他心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南风过境 / 七微著. -- 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 2013.1

ISBN 978-7-5474-0920-6

I. ①南… II. ①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29574号

南风过境

七微 著

责任编辑 董明庆

总监制 梁洁

统筹 邓理

策划编辑 邵琚秋

媒体运营 张思敏

美术编辑 杨平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

出版发行 **山东画报出版社**

社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

电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470

市场部 (0531) 82098479 82098476 (传真)

网址 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 hbcbs@sdpress.com.cn

印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规格 710×1000毫米

17.5印张 1幅图 200千字

版次 2013年2月第1版

印次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

定价 23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南风过境 [目录]

C O N T E N T S

- 004 Chapter 01 有生之年，狭路相逢
- 012 Chapter 02 春风十里，不如你
- 018 Chapter 03 他是她永远不能再抵达的岸
- 026 Chapter 04 她的心是一座城，他是唯一的城民
- 037 Chapter 05 所有逝去的良辰美景，都是举世无双的好时光
- 048 Chapter 06 没有你，我依旧能活下去，但我不会再快乐
- 057 Chapter 07 故地风景旧曾谙
- 068 Chapter 08 愈靠近，愈心伤
- 080 Chapter 09 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
- 090 Chapter 10 那记忆太痛，不忍触碰（上）
- 100 Chapter 11 那记忆太痛，不忍触碰（中）
- 107 Chapter 12 那记忆太痛，不忍触碰（下）
- 118 Chapter 13 我分明爱你，却不能爱你
- 125 Chapter 14 她唯一的筹码，是他毫无保留的爱

- 135 Chapter 15 如果这都不算爱
- 142 Chapter 16 心尖上的人
- 163 Chapter 17 世间安得双全法，不负如来不负卿
- 173 Chapter 18 上天恩赐的礼物
- 184 Chapter 19 一次一生的爱
- 193 Chapter 20 我心里的那个人，一直都是你
- 208 Chapter 21 若你在我身边不快乐，我愿意放开你
- 220 Chapter 22 共你快乐哀伤过，已不枉此生
- 234 Chapter 23 是爱情杀死了她
- 244 Chapter 24 阿尔卑斯雪地里的眼泪
- 254 Chapter 25 有生之年，誓死娇宠
- 265 致飞飞
- 277 后记 心底最美好也最奢侈的愿景

七微·作品

南风过境

她是一场经久不散的季候风，席卷他心。

南风过境 [目录]

C O N T E N T S

- 004 Chapter 01 有生之年，狭路相逢
- 012 Chapter 02 春风十里，不如你
- 018 Chapter 03 他是她永远不能再抵达的岸
- 026 Chapter 04 她的心是一座城，他是唯一的城民
- 037 Chapter 05 所有逝去的良辰美景，都是举世无双的好时光
- 048 Chapter 06 没有你，我依旧能活下去，但我不会再快乐
- 057 Chapter 07 故地风景旧曾谙
- 068 Chapter 08 愈靠近，愈心伤
- 080 Chapter 09 终究还是走到了这一步
- 090 Chapter 10 那记忆太痛，不忍触碰（上）
- 100 Chapter 11 那记忆太痛，不忍触碰（中）
- 107 Chapter 12 那记忆太痛，不忍触碰（下）
- 118 Chapter 13 我分明爱你，却不能爱你
- 125 Chapter 14 她唯一的筹码，是他毫无保留的爱

- 135 Chapter 15 如果这都不算爱
- 142 Chapter 16 心尖上的人
- 163 Chapter 17 世间安得双全法，不负如来不负卿
- 173 Chapter 18 上天恩赐的礼物
- 184 Chapter 19 一次一生的爱
- 193 Chapter 20 我心里的那个人，一直都是你
- 208 Chapter 21 若你在我身边不快乐，我愿意放开你
- 220 Chapter 22 共你快乐哀伤过，已不枉此生
- 234 Chapter 23 是爱情杀死了她
- 244 Chapter 24 阿尔卑斯雪地里的眼泪
- 254 Chapter 25 有生之年，誓死娇宠
- 265 致飞飞
- 277 后记 心底最美好也最奢侈的愿景

Chapter 01_有生之年，狭路相逢

（任何东西成瘾，都是因为有所依恋，戒不掉，放不下。）

对傅希境来说，所有的饭局到最后都只有一个感觉——累。

酒过三巡，餐桌上气氛愈加热烈，有人开始讲起了段子，有人配合地笑。然后又是一圈高声碰杯。傅希境咽下一杯酒，不着痕迹地抬腕看表，八点过十分，这顿饭，已吃了整整两个小时，快要把他的耐性全用光。目光投向桌首的顾恒止，有点后悔答应他吃这顿饭。

他来海城办事，顾恒止坚决要给他摆个接风宴，接风是幌子，是他想跟朋友合伙弄个房地产公司，傅希境在这个行业摸爬打滚多年，傅氏旗下的寰宇地产在国内声名鹊起，没有比他更合适做顾问的人选了。顾恒止的朋友全跟他一样，公子哥儿的德行，吃喝玩乐很在行，见地确实不咋地。说不了几句，傅希境就觉得话不投机，累得慌。如果换做平时，他早就走了，但顾恒止不一样，毕竟是发小的交情，更何况前阵子欠了他一个大人情，他都说了这顿饭就当还个情，傅希境实在不好拂了他面子。

手机铃声忽然响起，这一刻傅希境觉得这铃声真动听。他颌首，起身去外面接电话。

刚跨出包厢门，便被左边急匆匆跑过来的人撞上，那女子捂着嘴，嘀咕一句“对不起”，也没看他，又匆忙地向前跑去，在走廊尽头右转，进了洗手间。

他心头微颤，怔住。

是幻听了吗？

刚刚那句“对不起”，虽然很低，但是那声音……

手机铃声还在不知疲倦地响着，他晃了晃神，接起。

接着，又一个女生从隔壁的包厢里出来，匆忙从他身边跑过去，进了洗手间。

一分钟后，他挂掉电话，转身去推包厢门时，手指顿了顿，怔忡间，双脚已先于行动，往洗手间的方向走去。

这是一家越南餐厅，浓郁的东南亚风情，照明用的是色彩鲜艳别具一格的纸灯笼，映衬得整个走廊有一种幽暗清雅的美。此刻走廊上没有人，包厢的隔音效果又十分好，显得空间里特别寂静，所以哪怕他站在外面，也能听到洗手间里强烈的呕吐声，还有细微的人声。

洗手间里。

陶桃轻拍季南风的背，担忧地问：“南风姐，你没事吧？”

南风将手指放在舌头上，狠狠一抠。

呕——

又是一阵强烈的呕吐，今晚吃的东西，大概全部都吐出来了吧，吐出来也好，总比憋着一肚子酒气难受得要死强。

南风抹抹嘴角，打开水龙头，将秽物冲掉，然后捧起冷水狠狠拍在脸上，直起身子，深深呼一口气，“桃子，我没事，你赶紧回包厢吧，我们两个都跑出来了不太好，回头汪经理要念叨了。我再待一会，等下就过去。”

“南风姐，回去还得喝呀！”陶桃皱着眉，她也喝了不少，脸红红的，胃里难受，再望着南风苍白的脸，声音都带了哭腔，“要不……我们开溜吧……”

南风白了她一眼，“傻啊你，现在溜？那前面那几瓶酒不是白喝了！这种得不偿失的事傻子才干！今晚就算喝到胃出血，我们也得把这份合同给拿下！”

陶桃瘪了瘪嘴：“业务员真不是人干的活！”

南风叹口气，摸了摸陶桃的脸：“你刚刚入这行，可能有点不适应，久了就习惯了。回去吧。”

陶桃将手中的矿泉水递给南风：“你在这休息久点吧，我先去顶一顶。”跺了跺脚，“那些人，真是恨不得把我们往死里灌。”她转身走了出去。

南风摇摇头，看着陶桃，仿佛看到当初刚刚进入经纬建筑的自己，也是她这般大，二十岁的年纪，没有毕业证书，想要找一份好工作，真的很难。而业务员，是门槛最低的。她记得去经纬面试的时候，业务部经理汪吉只扫了眼她的简历，第一句话就问她，酒量如何？她怔了怔，回答说，还行。他再问了几句别的，然后让她先别走，到会议室等候，她走进去，里面已经坐了好几个同样等待通知的人。

等汪吉终于面试完所有应聘者，已经到了午餐时间，他走到会议室，对十个等候

的人说，一起去吃饭。大家面面相觑，还是跟着他去了。吃饭的地方就在公司附近一家小馆子，是冬天，汪吉点了只羊肉火锅，再加了几个招牌菜，然后对老板说，搬六箱啤酒过来。她终于明白汪吉的用意，有点哭笑不得，真是别开生面的面试啊。喝到最后，十个人就只有四个没有醉倒，其中一个就是她，唯一的女生。第二天，她就同另外三个人，一起到经纬业务部报到。

后来汪吉老打趣她说，南风呀，你一个女娃子，酒量竟然比男人还厉害！然后朝她竖起大拇指。她苦笑，没有告诉他，在三个月前，她还只有两杯香槟就醉的量。她也没想到，连续三个月借酒消愁的生活，竟然帮了自己一个忙。

南风望着镜子中的自己，脸色泛白，昨晚没睡好，眼睛里有淡淡红血丝，眼下下的青黑连粉底都遮挡不住。真累呀，身体累，心也累。真想赞同桃子那句“溜吧”，也恨不得靠在洗手间的角落里睡过去，可不能。

揉揉太阳穴，她从口袋里掏出唇彩，淡粉色的一管，很少女，擦在嘴唇上粉嘟嘟的闪亮。她其实不喜欢这种粉嫩鲜艳的色彩，这支唇彩是闺蜜谢飞飞送的，她说，业务员最重要的就是一张嘴，与人谈业务时漂亮的唇彩会加分的！南风抿抿嘴，果然整个人瞬间便精神了一点点。

转身，往门口走。

确实是喝太多了，她脚步有点虚浮，太阳穴跳痛，头昏目眩到甚至出现了幻觉，否则女厕的门口怎么会站了个男人？

她眨了眨眼，睁开，不是幻觉，门口确实确实站了个男人，并且，正眼神灼灼地望着她。

她的酒意像是被那眼神灼得更醉了七分，身体虚晃了下，下一秒，她的肩膀被人扶住，她站稳了，他却并没有放开的意思。

“谢谢……”她像是被吓倒了，过了许久才找回声音，“不好意思，先生，请让让。”

他不接话，也不放开她。

“先生，你是不是喝醉了？这里是女厕，男厕在另一边……喂！你干嘛！”

傅希境拽住她手臂，拉着就往外走。

“先生，先生！请放手，放开我！”南风叫道，傅希境置若罔闻，一直将她拉着拐了个弯，站到了稍微明亮的走廊上。

他停下来，转身，面对着，还是没有放开她。

“西贝，”他眉毛拧了拧，声音低沉，像是刻意压抑着某种情绪般。“你叫我什么？”

南风低了低头，深吸一口气，再抬眸：“先生，你认错人了。我叫季南风，不是

什么西贝。”

傅希境眸色变深，浓眉蹙得更紧。

他曾想过无数种再见到她时的情景以及对白，是淡定说一句好久不见，还是激动地将她拥在怀里，问她这些年去了哪里，过得好不好？又或者，愤怒质问她，当年为什么不告而别？

……

种种臆想，却没有一种与眼前的重叠。

她竟然装作不认识他？

可这分明是她，这眉眼，同五年前的她，并没有很大分别，瘦削的脸孔，大眼睛，眼角下边有一颗小小的泪痣。唯一的区别大概就是，五年前的她，从来都是素面朝夭，不像此刻，妆容精致。噢，还有，五年前的她，留着一团乱糟糟的俏丽短发，而今，换成了长卷发，充满了成熟女子的风情。

可她却说，他认错人了。

再次见到她的惊喜被怒意占据，他神色一冷，手下一个用力，将她狠狠地拽向自己的怀里，另一只手掐住她的腰身，让她丝毫动弹不得。

“认错人？”他嗤笑一声，“同床共枕一年的人，你说，你会认错吗？”

南风瞪着他，眸中已装了怒意：“放开我！”伸手去推他，无奈他箍得太紧，毫无用处。

他不理，腾出那只捉住她手腕的手，抚上她的脸庞，手指在她脸颊上一点点游移，他指腹凉凉的，那温度让南风忍不住打了个哆嗦，一丝慌乱从她眼神中闪过，很快又消失，但没有逃开他的眼睛。

他眯了眯眼，声音压抑着怒气：“季南风？赵西贝，就光改个姓换个名么？你怎么不把这张脸也换了！”

此刻他真想放声大笑呀，笑自己的愚蠢。当年她不告而别，这五年来，他从未放弃过找她。她消失的那会，他只差将连城掘地三尺，还托海关的朋友查了出入境资料，结果一无所获。也找了私家侦探，满世界找她，可一点线索也没有，她这个人仿佛凭空消失了般。到最后，他连最坏的结果都想过了，她是不是遭遇了什么不测？可原来，并不是，她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而且还离他这么近，就在离连城一个多小时车程的海城。

而今，她站在他面前，却说，我不认识你。那他这五年的寻找算什么？担忧算什么？思念……又算什么？

“先生，这世界上长相相似的人有很多，我只当你喝醉酒认错了人。现在请立即放开我，否则我要喊人了！”南风怒视着他。

他像是没有听到，眸色愈发深沉，望着她喋喋不休的嘴，忽然，他倾身，她惊慌后仰，脖子却被他伸手勾住他嘴角带着笑，可那笑容很冷很冷，同他的语调一般：“我让你看看，我究竟是不是认错人了！”如狂风卷着暴雨般的吻落在她唇上，没有温柔，没有缠绵，没有缱绻，他强势撬开她的嘴唇，在她口腔里横冲直撞，带着怒意与惩罚，恶狠狠地肆意妄为，甚至用牙齿咬她，像是要用疼痛来唤醒她的记忆。

她觉得浑身血液在那刻一齐涌上脑海，既羞愧又愤怒，抬脚就去踢他，可他像是早有预料，一用力，将她推到了身后的墙壁上，身体压着她的，将她完全禁锢了起来。

忽然，他放开她一点点，哑哑的声音带着微喘声如鬼魅般传来：“现在，有没有帮你找回点熟悉感？嗯？”不等她答话，他的唇又覆上她的，依旧是急迫的不由抗拒的，却少了些许蛮横霸道，唇舌所掠之处，似是带着深深的依恋。

她被他禁锢着，呼吸困难，绝望极了，眼泪不争气地往下掉，牙狠狠地一咬，而后嘴里尝到了血腥的味道，有她的，还有他的。

他吃痛，终于停止了掠夺，退开一点，手臂却依旧揽着她的腰，她身体的颤抖清晰地传达到他的手指。

这时，有两个声音忽然突兀地在这寂静的走廊里响起。

“南风姐！”这一句，很大声，很惊恐。

“阿……境？”这一句，十分迟疑。

南风晃过神，恶狠狠推开傅希境，从那狭窄得快要令她窒息的禁锢圈里逃出，几乎站立不稳，幸好飞跑过来的陶桃扶住了她。

“南风姐……”

“别问了，先回包厢。”她低声打断陶桃，语调同她身体一样，微颤着。

“哦。”陶桃跟在她身后，走了几步，忍不住回头望，目光恰好与傅希境望过来的目光撞上。好冷！这是她对傅希境的第一个感觉，像是要证实下这种感觉，她的身体在那目光下忍不住瑟缩了下，她赶紧转头，快步追上去。

“遗憾遗憾，看来我错过了最精彩的画面喽！”先前那个迟疑的男声再次开口，他走近傅希境，笑得一脸暧昧，“我们刚才还在说，你接个电话怎么接这么久，原来躲这儿调情呢！”顿了顿，他忽然像发现新大陆般，盯着傅希境微肿带着血色伤口的下嘴唇，眼神贼亮，闪烁着八卦的光芒，“看刚才这情形，似乎你是强迫人家姑娘的？哇靠！傅大少，你太令我惊讶了哈哈哈！今晚这顿饭请得太值了！”他大笑着，拍了拍傅希境的肩膀，“咳咳，不过哥们你也太急了点吧，就算对人家姑娘一见钟情，也得有个追求的过程不是？莫非，这些年清心寡欲苦行僧般的生活令你压抑太久，所以才这么地急不可耐……”

“顾、恒、止！”冰冷充满怒意的声音终于打断了他的聒噪，傅希境眼神如刀，

刀刀锐利，刺向顾恒止。

“OKOKOK！”顾恒止举手，可嘴角抽搐的笑意却怎么也收不住。

傅希境说：“这家餐厅老板你很熟？”

这家伙话题也转换得太快了吧！顾恒止愣愣的，点头，“是呀，我一哥们在这边有股份。”

傅希境目光投向南风走进的那间包厢，“你帮我打听下，A8包厢是谁做东。”这家越南餐厅口碑十分好，因此生意经常爆棚，吃饭需要提前预约的。

“没问题。”顾恒止满口答应，其实就算傅希境不说，他也想要去探探情况来着，实在太好奇了呀，自从五年前，傅希境那个女朋友离开他之后，他身边就再没有过女人，对围上来的莺莺燕燕也是冷如玄冰，坊间甚至传说他可能转变了性取向。他实在好奇，刚离开的那个女人到底有什么魅力？竟引得一向冷静自持的傅希境如此反常。刚才匆忙一瞥，走廊光线暗，加之南风又是低着头快步走开，所以顾恒止甚至连她的长相都没看清楚。

顾恒止推开A8包厢门时，里面气氛正热，十来个人坐满了一桌，有人正在劝酒，大声说：“季小姐，高经理可是大忙人，要不是看在你这个大美女的面子上，今晚哪请得动他呀！所以你得再敬他一杯！”

“是呀是呀，那可得喝个交杯！”有人提议。

“对对，交杯酒！”桌上的人纷纷附和。

这只不过是酒桌上助兴的一个游戏，南风在经纬做了近五年的业务员，早就习惯了这样的起哄，换做平时，她也许会大大方方地笑一笑，而后应承。可今晚，她的情绪波动太大，心里乱糟糟一团，那些起哄声调笑声，搅得她脑袋都快要爆炸。

坐在她身边的陶桃碰了碰她，她晃过神，下意识起身，端起酒杯，像是自言自语：“是应该再敬高经理一杯。”接下来，她应该推开椅子，走到离她很近的主位上的高经理身边，可她的双脚像是被绑着，一步也移动不了。

她站在那里，端着酒杯，在数双期待与充满暧昧的目光下，发呆。

坐在她对面的汪吉咳嗽了一声。

南风回神，笑了笑，“不好意思，我大概有点醉了。”她望向高经理，对方正一脸似笑非笑地望着她，那目光炽热，刺得她胃里忍不住冒了个想要呕吐的泡。

她抬脚，走到高经理身边，还未来得及开口，另一个声音忽然插进来。

“高经理，好久不见。”

“哟，是顾少啊，稀客呀！”高经理侧目，见到走进来的顾恒止，连忙起身迎上去，“吃过饭了吗，没吃的话给我个机会，让服务员把这些菜先撤掉，重新上一桌。”

顾恒止摆摆手，“别，我在隔壁包厢有饭局，听说高经理跟我妹子也在这边吃

饭，所以过来打个招呼。”

“顾少的妹子？”高经理惊讶极了，在座的总共两个女生，他目光扫过南风，又扫过陶桃。

顾恒止目光一转，下巴往南风的方向努了努，笑着说：“喏，就那小丫头，我干妹妹。”语气无比宠溺的样子。

一屋子人的目光纷纷投向南风，那目光里有惊讶，还有羡慕。

而接受目光洗礼的当事人，眼神里也同样是满满的讶异。嘴角动了动，刚想开口，又被顾恒止抢先了，“高经理，我妹子酒量不好，你可得照顾点呀！”

“那是那是，一定一定。”高经理点头如捣蒜。

“那你们继续，我先过去了。”顾恒止转身，忽又回头，望着南风：“丫头，别喝醉了。还有，散场后等我，我送你回去。”然后，冲她眨眨眼，折身走了出去。

交杯酒自然不用喝了，南风回到座位，高经理竟亲自帮她倒了杯热茶，先前望着她目光中的暧昧与炽热全成了殷勤：“小季，怎么都没听你说呀，顾少竟然是你哥哥。”

南风默，心想，我也才知道我有个干哥哥。伸手端起茶杯，喝一大口，笑了笑，没做声。

顾恒止刚跨出包厢，发现傅希境倚在不远处的窗边吸烟。

“这么急呀，专门在这等我呢！”他走过去，调侃地说。

傅希境转头，瞪了他一眼。“里面他们喝得正兴头高，吵得很，没法说话。”

顾恒止摸了摸下巴，一脸玩味地说：“阿境，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A8包厢里那个季小姐，不就是当年的小不点嘛！但是，我记得好像不是这个姓吧？”他蹙蹙眉，“叫赵西贝来着？”

傅希境往唇边送烟的手指顿了顿。

她说他认错了人，她真是自欺欺人，就连与她只有一面之缘的顾恒止都一眼就认出她来了。

“可是，我真是伤心呀，她竟然忘记了我！”顾恒止指着自己的脸，“像我这么一张英俊得令人过目难忘的脸，她竟然没有认出来！！！”

当年，她第一次进入他的朋友圈子，是一个发小的生日Party，要求必须带女伴。原本她不愿意去的，说不认识他的朋友，去了没有话题，会无聊。他哄了许久，她才答应一起去。他们迟到了，推开包厢门时，原本偌大的闹哄哄的包厢有几秒钟的沉寂，数双目光齐刷刷地望向她，她下意识地往他身后缩，却被他牵着手往前拽了拽。后来还是顾恒止打破了沉寂，大叫一声说，靠，阿境，你从哪儿拐了个未成年小不点来呀！

当年她才十九岁，小小的脸孔，大眼睛，留着一头乱糟糟的短发，她有一米

六四，在南方女生中不算矮，可她太瘦了，那天又穿一件男朋友款宽松衬衣，搭牛仔褲，球鞋。与在场的盛装打扮过的妆容精致的女人一对比，确实太青涩了，简直像个高中生。

所以那天晚上，他的朋友们，都没记住她叫什么名字，个个跟着顾恒止叫她小不点，或者，阿境的小不点。

指间的烟燃到了尽头，傅希境将烟蒂掐灭，弹进了不远处的垃圾桶里。

“怎样？”傅希境问。

“什么？”顾恒止反问。

傅希境皱眉，“托你打听的事！”

“噢，做东的是经纬建筑公司，小不点应该是经纬的业务员，请的是禾一地产业务部经理，高鹏。”他顿了顿，“嘿，我刚进去的时候，正好碰上你家小不点要与高鹏喝交杯酒呢！”

成功看到傅希境皱起眉，他心里一乐，面上依旧不露声色，“气氛那叫一个热乎哟，高鹏看小不点的那眼神，啧啧啧，就像饥渴的猎人看一猎物似的，那个火热哟……”他又停了停，望见傅希境嘴角紧抿，搁在窗台上的右手卷曲着慢慢握紧，那是他发怒前的征兆，顾恒止语调一转，“但是，我成功地阻止了这杯交杯酒！”嘿嘿，虽然他很想欣赏下傅希境的失控表情，但是呢，再说下去，以他对这家伙的了解，只怕这怒火首当其冲就会把他烧成灰。

“所以……”

“所以？”

“所以，你欠了我个人情。”顾恒止笑嘻嘻地总结道，转身往包厢走，在门口又停住，转头说：“哦，还有，我刚才对小不点说，让她散场后等我，我送她回去。我想，你对这桩美差应该没有异议哈？所以，待会儿我跟他们换场子继续喝酒去，就不算上你喽。”

他没有进去，倚在窗边，又点了一支烟。他从前也抽烟，但没有瘾，后来同她在一起后，她讨厌烟味，他就极少抽，回到家后是从不碰的。自她离开后，无数个夜深人静，他独自面对空荡荡的公寓，唯有指尖一点星火令他感觉一丝温暖，后来，他的烟瘾就越来越大。

任何东西成瘾，都是因为有所依恋，戒不掉，放不下。

如烟，如她。

Chapter 02_春风十里，不如你

(这世界上有一种东西，它是对的，它是好的，只因它是这样的。)

南风拿出手机看时间，九点半，这顿饭，整整吃了三个小时，真像打了一场仗，令人开心的是，是胜仗。

汪吉在收银台买单，高经理一行人已先走了。她与陶桃站在大厅里等汪吉。

汪吉买好单过来，对她说：“南风，今晚这合同，之所以能这么顺利拿下，你应该知道吧，高鹏是给了顾少的面子呢，你回头好好谢谢人家。”

南风心里其实早就猜到了，问：“顾少……到底干嘛的，这么大面子？”

汪吉惊讶：“你不知道他干嘛的？他不是你干哥哥么？”

南风呵呵干笑：“我没问那么多嘛。”

“哦，他爸爸是税务局的顾局长。”

话说到这份上，南风自然就明白了，那个顾少是干嘛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他有个面子大的老爸。

“好了，我喝了酒，也不方便开车送你们，分头打车回去吧。”说完，他就走了。

陶桃就住在这附近，见南风脸色太差，让她跟自己挤一晚，南风却说会认床，坚决要回家。

送走了陶桃，南风才转身看站牌，却发现没有直达公交车回家，转车的话，估计来不及赶上末班车。坐在长椅上，掏出手机给谢飞飞打电话，想让她开车来接，可打了